

塞壬：在不停地奔跑中突围人生

■ 口述：塞壬 作家 ■ 记录：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

人物简介

塞壬，原名黄红艳，1974年出生于湖北，现居东莞长安。2004年下半年开始散文写作，作品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天涯》《花城》等刊；已出版散文集《下落不明的生活》《匿名者》《奔跑者》《沉默、坚硬，还有悲伤》《镜中颜尚朱》等；作品曾两获《人民文学》年度散文奖，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“最具潜力新人奖”，第六届、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提名奖等。

写作，并不是为写作而写作，而是在写作中重新认识自己，认识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，以及自己与世界的联系。

在与孤独的博弈中奔向更好的自己

30岁之前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为一名作家。走上写作之路，要从20多年前的我在广州的流浪生活说起。

2000年，我辞掉了在老家的记者工作，原因是因为同工不同酬。我只身一人来到了广东东莞市，在这举目无亲的城市里，在一家工厂里做工，体会着人世间的辛酸苦辣。在那些落魄、疲惫的疾走岁月，我身边似乎没有值得信赖的人，没有可以倾诉的灵魄。形影相吊的岁月里，我把自己所经历的状态、担任的工作、遇到的事、碰到的人，写进了我的第一本书《下落不明的生活》。我在书中记录了身处人生低谷的自己，也写下了保持内心的鲜活与爱这个世界的能力。

于是，我把自己的名字黄红艳改为塞壬。那个关于塞壬的传说，让人充满了遐想。或许每一个女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传说、一个传奇。我希望我写出的作品也有传说故事里那种魔力。

2009年，我结束了在广东九年的漂泊生涯，正式成为东莞市长安镇图书馆的一名工作人员。

如果没有漂泊的生活，也就没有我后来的文学之路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应该感谢那段时



光，带给我内心对现实不服输的冲劲。

记得我在一个鞋厂工作的时候，鞋厂每周都要交一份手写的工作小结，写这种小结的文字可以非常纯净，它的指向明确，清澈透明。我当时写的时候就很放松，或者说，进入这样一个鞋厂工作，就是能养活自己，并没有多余的想法。一个多月之后，办公室的一个女同事



找到我，说我的文笔可以协助办企业的内刊，说她已通知人事主管，把我调进行政部。我的天哪，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吧，“是金子总会发光！”

历数我的人生过往，是文字让我发光，让我有了不同的人生。后来到企业做宣传、做广告杂志经理等人，文字就不知不觉地和我生活形影不离了。我对文字的信赖，就像每个人相信雨后会有彩虹一样，渐渐地，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，生存状态也和从前不同了。我当初写散文，根本没有想到荣誉、功利以及写作以外的任何东西，我只想在写作中摆脱困境，在无边无际的孤独中警醒，奔向一个更好的自己。

我曾在《奔跑者》中写道：“奔跑，它是那种关于精神、意志、飞翔、梦境、痛苦、迷茫、内省以及完成灵魂自我修复的放逐。它是慢慢积累的生命之重，它包括灵魂的钙质与铁性，它

加重了血液之盐。奔跑，在与孤独的博弈中，我一次次尝试对迷茫人生的突围，自我警醒、激励，以及重申对未来的希望。”

表达“我”对这个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感觉

我的家乡在湖北的工业重镇黄石，尽管我在广东东莞生活多年，但对于故乡的记忆从未消失，故乡的风物、器具还有人，时常像水墨画一样在我脑海中漾开，然后滋养着我的每一个疲惫的夜晚，让我在甜甜的回忆中入睡。

我的笔触走过对故乡的记忆时，情感都是较为复杂的，遗憾、悲悯，还有坚硬。

在《消失》这篇散文里，我曾表达对故乡的记忆和年少成长的朦胧之痛。随着岁月的逐渐拉长，有些东西渐渐地消失在消失，有些东西渐渐地萌生，对于故乡那片茂盛的水稻田，和那生活居住的钢铁城，我的记忆一直是那么清晰。我在文字中，一遍遍感受逝去青春的岁月，寻找那份伤感又美好的回忆，越来越体会到文学是在情感上臻至一种自我陶醉，如果硬要说对抗，那一定是文学表达让它在那里对抗，达到表达的效果。

回想自己出生的那个叫西塞的地方，有一种叫悲逝的语言，是楚剧唱腔的一种，主要表达人物内心悲伤凄凉的情感。悲逝以自己独特的方言流传千年的习俗与审美，我在《悲逝》那篇文章里承载了作为一名远在他乡的游子的自己充满血性的情感。尽管我无法还原地方文献资料那样的宏愿，也无法完成悲逝最初的模样，但是我能做的是在无数遍的回忆中，寻找到悲逝直到远去，它在我心里是永恒的存在。

存在即为真实。这些年来，对于散文的创作，我觉得真诚和真实是散文的全部，散文不只是以情动人，还有一种表达“我”的文本，表达“我”对这个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感觉。

当然，这种表达“我”，在我的散文中的“我”，应该是一个泛“我”，它书写的“我”可以是他的经验，以我的视角来推进。在我看来，散文有浩瀚的容量，它可以波澜壮阔，也可以细水流深。对散文容量的拓展，是一个散文作家探索散文写作难度的重要指标。

向下向内式书写生活真善美

我一直认为，写作不仅需要投入自己的情

■ 口述：吉建芳 漫画家 ■ 记录：张淑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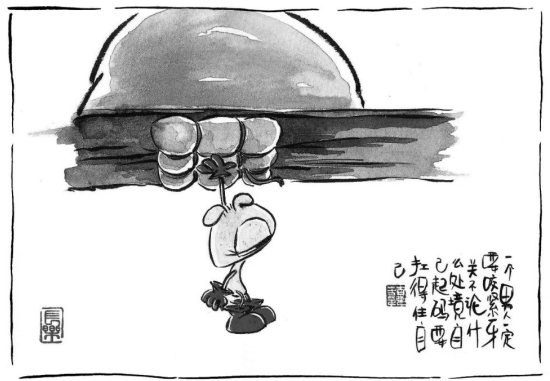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老家在陕西延安富县，在几时的记忆中，冬天晨起，窗户玻璃上结了厚厚的一层霜，父亲就会拿笔杆在窗玻璃上随手画鸟，寥寥数笔就是一只栩栩如生的鸟，那幅图景多年后仍然记忆犹新，父亲笔下的鸟承载了我最初对艺术的向往。父亲常常从为数不多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买书给我们兄妹阅读，其中有许多“小人书”和各种画报，还有《少年文艺》《儿童文学》等成了我艺术的“启蒙读物”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在西安求学时，业余时间都用来泡图书馆和自行临摹名家画作，速写、素描、国画都有。在一次学校举行的书画活动中，我临摹的《奔马图》还获了奖。

美好的艺术都是相通的

参加工作后，我曾在单位手刻蜡纸，办过油印的企业报，为了增加报纸的可读性，常常画一些刊头尾花。偶尔寄几幅自己满意的作品给当时《西北电力报》副刊编辑韩小士。后来韩老师建议我画漫画，1996年《漫画信息》举办全国首届漫画函授培训班，我就报名参加，然后一步步坚持走到现在。如今，《西北电力报》和《漫画信息》都已停刊，但那段画画的最初时光留给我美好的回忆，让我永生难忘。

我漫画生涯的新起点，是在1998年。我的漫画在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展出，那是我第一次参加省里的展览，这意味着我的漫画得到了业界人士的认可。2013年3月，我在河北承德罗兰咖啡馆，举办了人生中的第



一次漫画个展。一年后，我又在西安城堡酒店举办了跨年漫画展。这些年，我办了很多漫画展，每一次漫画展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新的挑战，喜欢我漫画的人也越来越多。最近，“好想知道你近况——吉建芳绘本分享会及漫画展”在西安她长安生活艺术空间举办，“民宿遇上漫画——吉建芳漫画展”也在西安半城民宿开幕。

美好的艺术都是相通的。在画画的同时，我还进行文学创作。自2002年起，先后在国内60多家报刊开设漫画和文学专栏，现已出版文学、漫画和插画书籍70余部，入选了首届陕西省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百人计划，也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。

“坚持画漫画，多画漫画，画好漫画”

追溯我的漫画成长历程，不得不提的一位恩师就是我国漫画界泰斗——著名漫画家华君武。

2000年左右，我打算把自己的漫画结集出版，于是将发表的漫画精选整理成一部书稿，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寄给华老，期望得到前辈的指导。让我意外的是，华老很快回信，并中肯地评价了我的漫画。因为出生的年代不同，成长环境和审美等不同，对于华老的评价，我有自己的理解。那时，我的漫画已经在《京华时报》《大公报》等报刊开设专栏，之后，我每年都会从当年发表的漫画中挑选一些寄给华老请他指导。每次我都能收到回复，只是回信的时间有时候快，有时候慢。

后来华老因病住院，在病榻上给我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，信中写道：“中国没有女漫画家，20世纪30年代出了一位梁白波，后来不画了，现在有一位吕鸿群，画漫画有些年了，漫画人物很有特色，她成家后却很少看到她的作品，也可能看到的不多……总之，女漫画家稀少。因此，你接受我的一些批评，我很怕影响你，就写这封信送四个字给你：宠辱不惊。”华老在后来的信中，一再勉励我，“坚持画漫画，多画漫画，画好漫画”。华老还多次在一些场合提到，我是他得意的学生之一，希望漫画界师友们多关照我、指导我。

陕西漫画研究会原会长李乃良多次对我说：“作为漫画界前辈和泰斗，华老对漫画作者的作品无论褒贬都是一种指导，都难能可贵，应该珍惜和感谢。”我何其幸运，能遇上华老，并得到华老的悉心指导与谆谆教诲。

后来，华老出版了《漫画一生》，先后寄给我几本，每次都附信件。再后来，只要我给华老写信，他就必回信。华老是用钢笔写字，钢笔写字有个特点就是每次落笔时的颜色相对深，写一写颜色才慢慢正常了。一次，我发现一封回信的文字颜色深浅不一，明显是好几次才写完的，就觉得很内疚，认为自己的信件给年事已高的华老增添了麻烦，渐渐的，就写得少了。

2010年6月的一天，我突然从一个QQ漫画群里得知华老去世的消息，忍不住失声痛哭，随即写了一篇《叫声华老：我对不起您！》的文章，追忆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和华老对我持续的厚爱与指导。回溯过往，如果没有华老那时的“当头棒喝”，我可能不会重新审视思考自己的漫画作品和创作方向；如果没有华老的持续教诲和鼓励，我的漫画之路也不会走到今天。

时至今日，我仍会常常想起华老送给我的四个字：宠辱不惊。这也给了我坚持画漫画，多画漫画，画

人物简介

吉建芳，陕西延安人，专栏作家、漫画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。自1996年开始创作并发表漫画，2002年起，先后在《京华时报》《大公报》《东南快报》等60多家报刊开设漫画专栏，作品曾获“中国新闻奖”“冰心散文奖”等，已出版文学、漫画和插画书籍70余部。

好漫画的动力。

为著名作家王蒙作品画插图

著名作家、评论家阎纲说：“吉建芳把王蒙玄而又玄的‘奥秘’具象化、色彩化——用极其简练的漫画笔法，留给读者充分想象的空间。”

在漫画创作里，善于观察，善于思考，多揣摩，多学习，沉淀自己，才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。我曾几次在北京借调工作，期间经常到中国美术馆、今日美术馆、国家大剧院、798艺术区、宋庄等观看展览、话剧、舞剧、听文学讲座等，在艺术的海洋中如同一块海绵一样努力汲取养分，充实自己。

2013年9月27日，“青春万岁——王蒙文学生涯六十年展”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，展厅醒目位置展出了一幅漫画引起人们的注意，那是我作为王老师的他年轻时的漫画，王老师很喜欢。当时，还在独立区域展出了我为王老师著作绘的9幅插图原作，我也是唯一受邀参加此次展览的王老师著作插图作者。

与王老师结缘，要追溯到2011年，我画了一幅王老年轻时扛麻袋的漫画，得到了王老师的肯定，那是一幅在宣纸上完成的漫画。如今，这幅画被收藏在四川绵阳的王蒙文学艺术馆。

我是王老师的忠实读者，读过王老师的很多作品，《一辈子的活法》《我的人生哲学》等是我的枕边书，网上能找到的他的讲座资料等几乎都听过或看过，而且不止一遍，对他的关于《红楼梦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等解读十分喜爱，深感他的解读既独到客观，又向善而美好。

由于对王老师的作品长期阅读积累和积淀，当王老师提出希望和我合作时，我用1个多月时间，挑选王老师著作中的经典话语，热血沸腾地画了115幅漫画。王老师看后非常满意，后来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书名为《说王道》。



王蒙的《中国天机》《读书解人》等（“王道”书系8本）出版时，又邀请我为整套书画插图，他还曾为我的漫画题字“哲趣幽默”。王老师一次次的提携和关照，都令我怀感恩之心、念相助之人、感相识之缘、承关爱之情。

有人认为，借着与王老师合作的机会提升了我的名气，但我觉得自己最大的受益点并不在此，而是通过画插图，能够更加用心、更加深入地阅读王老师笔下那些深邃的文字，感受并感知，直至吃透它们，并从心理上尽量缩小两人之间年龄、生活阅历、知识结构和人生经历的距离，然后平心静气地进行创作。创作的过程中，王老师几十年人生历程积淀、积累的智慧 and 活法，直接为我所用，一次次指导陷入困顿、彷徨、迷惘而无法解脱的我努力看到艰难背后的希望，哪怕只是一丝亮光，也足以慰藉一颗彷徨不安的心，让它安定、从容。

作者手记

近日，漫画家吉建芳的绘本《好想知道你近况》由北京燕山出版社正式出版。书中栩栩如生的漫画，简单、诗意的语言，传递出一种洒脱自如、肆意追求美好的生活态度，表达其深刻澄澈的价值观，在呈现出人间脉脉温情的时候，蕴含着勇敢向上的力量。那种内敛而含蓄的表达，柔软而坚韧，一如她自身。回首吉建芳的漫画之路，她是在探索中成长，在成长中热爱，在热爱中坚持。

“吉建芳是线条天才。她的漫画是线条的奇观，或细如钢丝，强韧有力，简练传神；或柔如蚕丝，千转百回，变化多端。她的漫画不是夸张，而是浓缩——提炼事物的本质，萃取精华，勾魂摄魄……吉建芳创造了一种只属于她的漫画艺术，这是典型的女才子的漫画。”著名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蒋子龙这样评价。